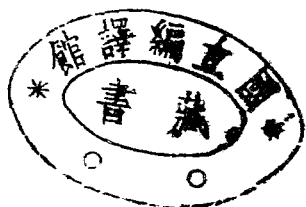




劇頭集 作集



著	光
國立編譯館	未
社會組藏書	

行印社版出五子

街頭劇創作集

光未然著

菊青兄
未始
王の

楊子江出版社印行

目次

封面畫（劉峴作）

前記

論『街頭劇』

『街頭劇』的演出方法

難民曲（第一種）

亡淪以後（第二種）

『親善』（第三種）

前 記

街頭戲劇，已經成爲抗戰中的主要宣傳方式之一了。可是街頭劇的產量，是如
此地少而又少，特別是名符其實的街頭劇——即一方面含有豐富的戲劇性，一方面
又能實地上演於街頭者，恐怕只有屈指可數的幾種。爲了這個，使戲劇界的同志們
苦惱到萬分。在這種迫切需要的情勢下，作者不揣簡陋，將最近寫作的幾個街頭劇
，編印成集，貢獻於戲劇界同人之前，想來不是毫無意義的事吧。

難民曲寫成於去年九月，那時我初由上海的炮火中回到武漢。在上海時曾在難
民收容所服務過一個短時期，頗有些感觸，在難民曲中，不過略引其端緒而已。這
劇本發表於大公報戰線，甫及一月，編者陳紀先生接到各地演出報告的信，已達
二三十封；同時來函催問單行本的，日必數起。這樣淺薄的東西，竟遭到各地同志
如此重視，自己心裏實在慚愧到萬分。

難民曲發表的前後，也曾在各地報章雜誌上拜讀過一些街頭劇的作品，總覺得
可用的太少，大部分的劇作者，對於街頭劇的本質，恐怕還缺少透澈的了解。因此

覺得街頭劇理論的建立，也是刻不容緩的事。在論街頭劇一文中（原文載新學識二卷二期），自己便大胆地提出了一些意見；另外的一篇街頭劇的演出方法，則是解答實地上演時的幾個問題。我把街頭劇大別爲三類，難民曲是屬於第一類的。至於第二第三類的具體例子，一時還找不着。我自己便想動手寫，可是一直沒有工夫，一直到最近幾天。纔完成這個願望。

淪亡以後是有意照着拙作獨幕劇五月的鮮花改編的，可是寫成以後，和原作却很少相似之處。這個劇本，可以上演於街頭，也可上演於舞台，而且所需演員較少，戲劇性較豐富，頗合戲劇宣傳隊上演之用。其中的兩個插曲，因爲付印在即，來不及找人製譜，祇好等再版時補入，或者最近製就後，印成單張，各地同志，可以來函索取。通訊處：漢口郵政信箱第一號。

親善是用街頭演劇車的方式上演的，可以說是一種新形式的試驗。上演這個劇本的時候，最好有懂得舞蹈和音樂的人來担任導演，因爲其中所插的一個默舞劇，完全需要動作與節拍的協調。演劇車的方式，是今後應該大量採用的，親善的寫作，不過略表拋磚引玉之意云爾。

這裏的三個劇本和兩篇論文，彼此間都有關聯之處。前面的論文，可以說是劇本的說明，後面的劇本，可以說是論文的例證：因此本書的體例，也略有系統可尋。不過作者還是一個戲劇的學徒，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希望前輩師友，多加指正；各地同志，如能以上演後的意見見告，就更加感激不盡了。

光未然。一九三八、一、十一、

論『街頭劇』

一 甚麼是『街頭劇』？

甚麼是『街頭劇』？

這個問題，初看起來似乎是不成問題的，可是有許多戲劇專家，也竟然在這個名詞上鬧了很大的笑話。他們以爲所謂『街頭劇』也者，大概是以在街頭發生的事件爲題材的戲劇；換言之，凡是以街頭爲背景的舞台劇，皆得稱爲街頭劇。這自然是一個非常淺膚而且非常錯誤的認識。從這個錯誤的認識出發，於是一些完全與『街頭劇』無關的『街頭劇』，便在這些專家的妙筆之下創造了出來。

『街頭劇』的正確定義，應該是：『凡能以最便捷的方式，用最簡單的設備，傳達最通俗的劇情，而能在街頭或曠野上實地演出者，都得爲『街頭劇』。所謂便捷，其反面便是麻煩，所謂簡單，其反面便是複雜；所謂能在街頭或曠野實地上演，其反面便是只能在室內的舞台上演，而不能實演於任何一個曠野或街頭：凡是具備了

這些反面條件之一種或數種者。皆絕對不能被稱爲『街頭劇』。

『街頭劇』這一名詞，爲了和『室內劇』的區分而存在的。某些『街頭劇』有時也可以在室內上演，但『室內劇』大抵都很少有搬到街頭的希望，除非加以相當的修改。這原因很簡單，就因爲『室內劇』是在與觀衆保持相當距離的『第四壁』中活動的立體電影，它可以利用複雜精巧的舞台藝術——如佈景，光影，化裝，音響效果……來欺哄觀衆的眼睛，而『街頭劇』則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四面（至少三面兩面）觀衆目光的監視之下，作僞與偷巧的機會極少的原故。

二 『街頭劇』的特徵

『街頭劇』的特徵，也即是它與『室內劇』的不同之處。具體說來，表現於以下數點：（『街頭劇』自身也有分類，每一種『街頭劇』又各自有其特徵，這裏說的，是指出其一般的特徵。）

第一，『街頭劇』以沒有佈景爲原則，即有，也祇是最簡單的佈景。最好能利用街頭或鄉村的固定建築物或自然景物作背景；在利用自然物，建築物，及其他人造

景物作背景的時候，這些背景應該富有伸縮性。

第二，「街頭劇」以不用燈光為原則，即有也祇是最簡單的燈光。像「室內劇」那樣，藉燈光來描寫時間，造成氛圍氣的辦法，是「街頭劇」所做不到的；「街頭劇」以在白晝上演為原則，但必要時也得在夜裏上演，這時的燈光可利用月光，街燈，臘燭，火炬之類。

第三，「街頭劇」以避免化裝為原則，即有，也祇是最簡單的化裝。既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演，既是在觀衆銳利目光的監視之下出演，則一切過於繁重的化裝都成為不可能。特別是由於化裝不能和燈光配合起來運用，化裝的效力已經大大地減低，如果勉強運用，使人看出破綻，反足弄巧成拙。（有些象徵劇需要誇張的化裝者，不在此例。）

第四，「街頭劇」以不用音響效果為原則，即有，也祇是最簡單的效果。因「爲街頭劇」的一個重要前提，便是要使觀衆弄成真，如果做出飛機的音響，而觀衆向上看去，並無飛機；做出火車的音響，而觀衆向前看去，並無火車；做出貓狗的音響，而觀衆向下看去，並無貓狗，豈非一大笑話？

第五，「街頭劇」以打破「幕限」為原則，換言之，即打通舞臺劇的「第四壁」演使員與觀衆的情感交流，必要時還要把演員與觀衆混合起來，使演員觀衆化，觀衆演員化。這樣一來，就把劇情弄假成真，甚至把觀衆立即誘引到一個實際的行動中去。

第六，「街頭劇」以能流動公演為原則。在街頭公演，每個地點，事實上不能逗留過長的時間，為吸取較大量的觀衆，應該在這一地點的公演結束後，立即流動到另一個地點演出，如此輪迴公演，直到時間與精力不許可的時候為止。

第七，「街頭劇」應該避免過分刺激的劇情，如打漢奸及當場殺人等等。因為「街頭劇」的目的在於弄假成真，如果劇情過於刺激，如果有打漢奸，打東洋人的場面出現，觀衆情緒激動，也竟然一擁而上，把扮演漢奸或日本鬼子的演員，不由分說地個個揍半死，豈不糟糕？所以此類劇情，縱然易收效果，在採用的時候，還是應該多加審慎。

第八，「街頭劇」上演時，應該顧及公共秩序。縱然劇本裏面有叫囂動亂的場面，也必設法使騷亂秩序化。其方法在能認識群衆心理，把握羣衆情緒，從而在劇情

的開展中把羣衆的行動領導起來。

上面說的「街頭劇」的特徵，也就是寫作「街頭劇」時應該注意而且遵守的幾點。如果忽略了這些，那寫出來的將是不倫不類的東西。

三 「街頭劇」的分類

就上演時打破幕限的程度來區分，「街頭劇」可以大別爲三大類：

第一類是絕對打破幕限的街頭羣衆劇。這一類的劇本，是根本無所謂佈景，燈光之類的。這類的劇本全是「無幕劇」，也無所謂舞臺；如果有舞臺，那舞臺是在觀衆的前面，背後和四週；這類的戲劇，具有充分的流動性；這類的戲劇，具有充分的伸縮性；這類的戲劇，最能配合現時地地的需要，因而使觀衆充分信任它的真實性，因而共同參加到戲劇中去，共同推動劇情的進展。

放下你的鞭子一劇，是這類「街頭劇」的一個最典型的代表。拙作的難民曲，也可以歸納入這一類。在三類「街頭劇」中，以此類最爲簡便易演，且最能充分發揮戲劇的宣傳效力，同時也可以說，在一切戲劇中，以此類「街頭劇」的效力最爲偉大。

但是在一切「街頭劇」中，甚至在一切戲劇中，是以這一類的戲劇最爲難寫，因此它的產量也最少。其原因在於它舍棄了舞台藝術中的一切便利的補助條件，舍棄了舞台上一切便利的，偷巧的，用以欺騙觀衆的耳目的補助條件。

第二類的「街頭劇」是利用街頭或鄉村固定的建築物做佈景，在這天然的佈景前面，圍繞着三面或兩面的觀衆，劇情便在這樣的「佈景」與觀衆之間展開起來的戲劇。這類劇本之不同於第一類的，是在於它有一個「天然的後臺」，這「後臺」可以給與編劇者和演員以不少的便利。然而和第一類同樣，這類戲劇的「現實性」還是非常濃厚，其重要的前提還是在使觀衆弄假成真；所以，前面所述的「街頭劇」的一般特徵，十九它還是具備着的。

這一類的「街頭劇」，目前似乎還很少人想到，所以一時也找不出具體的例子來。但是這一類較第一類爲易寫，其原因就在於它多了兩個便利的條件：有佈景，有後臺。我想在眼前的許多適用於室內上演的獨幕劇中，有不少可以改作成這類的「街頭劇」。筆者最近有閒暇的時候，一定要改作一兩個出來試演一下，作爲提倡（按：拙作淪亡以後，是第二類的例子。）

第三類的「街頭劇」，和普通的「室內劇」「舞臺劇」沒有多大區別，唯一的區別是在把舞臺從室內引到室外，從固定的變做流動的而已。這類「街頭劇」的上演方法，是用一種特殊裝置的「巡迴演劇汽車」，車上附有簡單而有伸縮性的舞台裝置，汽車停留在一個地方，把車的邊緣撐放下來，便是一個露天的舞台，準備好了的戲，便在這臨時的舞臺上扮演起來，演完後，把車緣合上，於是這車又開到別的地方，戲又在別的地方扮演起來，如此巡迴不已。

在蘇聯，這類的演劇車被大量地採用着。特別是在鄉村，在集體農場，在一切缺少大規模的民衆劇院的地方，隨時都有這類的演劇車活動，用來補救它們的缺陷。

許多簡單平易的劇本，都可適用於這類「巡迴演劇車」的上演，但爲了適應該演劇車的特殊舞臺條件，必須加以改作。（按：拙作親善，是第三類的例子。）

四 怎樣製作「街頭劇」

在救亡運動中的宣傳工作急需廣泛展開的今日，各種「街頭劇」的大量製作，被

迫切而又迫切地需要着。但是『街頭劇』的產量如此地少而又少，使一般從事救亡戲劇工作的人感覺無戲可演，這究竟是甚麼道理呢？我想這原因在於劇作者對於『街頭劇』的特徵還缺少理解，此外，對於街頭社會的實際的情形還缺少研究。對於第一點，是不成多大問題的；對於第二點，我想提出一個具體的口號，便是：『研究街頭』

所謂『研究街頭』，不僅是研究街頭牆角的一切具體的『舞台條件』，而且兼及於街頭巷尾一切各式各樣的生生的生的人物，活生生的語言，還有一切日常發生的具有豐富的戲劇性的故事題材。祇有這樣刻苦的持續的觀察與學習，那些活生生的『街頭劇』纔能創造得出來。

『街頭劇』的演出方法

「街頭劇」是適應戰時的宣傳任務而產生的一種特殊的戲劇形式，關於它的性質及特徵，我已經在「論街頭劇」（見新學識二卷二期）一文中指出了一個大概。至於它的演出方法，也有和舞台劇不同的地方，這裏就臨時想到的，隨便提出來談談。

首先，「街頭劇」是沒有舞台的。（這裏指的是狹義的「街頭劇」，即是在「論街頭劇」一文中所說的第一類的「街頭劇」）但是在上演的時候，也有一個無形的舞台存在着。這個無形的舞台，即是在觀衆四面（有時三面兩面）圍攏來的空地上。十分之九的戲，都在這個圓形或半圓形的空地上做。但有時也許要突破觀衆的圍繞，而把「舞台」伸張到觀衆的背後和四週。（如難民曲中警察來時和胡老板來時都是這樣）演員在這個具有最大的伸縮性的天然舞台上做戲，地位一定要擺得開，收得攏，而且還要使觀衆隨着劇情的展開而擺開，而收攏。換言之，即是要有控制觀衆的能力。有些時候，依照劇情的需要，也許還要把觀衆引導到某一行動中去，使觀衆弄假成真，催眠似地依照演員的指揮而行動，換言之，即是要發動觀衆的主觀性與

積極性，這就不容易了。大概在這種地方，劇本中一定說明了有演員混雜在觀衆羣中，暗暗地盡着指揮觀衆與領導觀衆的任務，如果劇本上沒有寫明，導演一定要預先佈置好，按插入到觀衆叢中去「幫場」。而這幫場的人，一定要能默察觀衆的心理，抓緊觀衆的脈搏，從而在觀衆羣中起影響作用。一個演員和導演，本應該在羣衆心理學上下一番研究功夫，一個「街頭劇」的演員和導演，更應該在這上面下一點苦功。

在演員的動作方面，「街頭劇」也有和舞台劇稍稍不同的地方。舞台劇是在與觀衆保持相當距離的舞台上演出的，爲了增強劇情，爲了使劇院內大多數乃至全部的觀衆能够了解，能够感動，所以演員的表演，應該而且必需加以「程式化」。這「程式化」的程度雖不像舊劇那樣機械和嚴格，但在不過分刺目或刺耳的程度內，是容許導演及演員來創造一種新的程式的。但在「街頭劇」，這點却沒有這個必要，因爲在近在咫尺的觀衆的逼視下，一切要合乎自然，特別是「街頭劇」的目的，在使觀衆弄假成真，所以在動作上和言語上，一定要逼真，不能使觀衆看出絲毫的破綻。但是「逼真」和「自然」的意義，並不是說動作方面，可以像日常動作那樣的含糊了事；

說話方面，可以像日常說話那樣低聲模糊。每一個動作，還是應該交代清楚，每一句話，還是應該清晰而且明朗，我們要保存日常說話和動作的優點，而捨去它的缺點，這樣說來，「程式化」的廢除，又祇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了。

上演「街頭劇」的時候，大抵四面是觀衆，（如放下你的鞭子）有時三面是觀衆，（如難民曲）演員表演的時候，一定要面面俱到，不像舞台劇那樣的祇顧一面。在表演舞台劇的時候，有一個重要的規矩，就是不要把屁股對着觀衆；在表演「街頭劇」的時候，這個規矩，已失掉其存在的意義。不過「街頭劇」的表演，不論是四面觀衆或三面觀衆，總還有一面是表演最集中的一面，好像打仗一樣，那一面是主要的陣地，應該用主要的兵力去對付它的。大概這一面總是觀衆最擠擁的一面，如果是三面觀衆，一定是中間的一面。演員在開始表演之前，應該先把這一面認定。然而觀衆是活動的，有時會任意動其重心，但是演員如果能擇定那最便利的一面來做戲，觀衆是有充分的可能被控制，被轉移的。

在四週觀衆的嚴密監視之下，舞台上「提示」的方法自然絕不可用，這樣對於演員的記憶力便是一個最準確的試驗。本來，在舞台劇的演出上，已經有人在反對「

提示」的辦法了，袁牧之先生在他的戲劇漫談上且公然提出，「打倒提示人」的口號。但是像三幕五幕那樣的長劇，廢除「提示」的辦法幾於是不可能的，可是上演「街頭劇」，演員却非把劇詞讀到爛熟不可。其方法在使一段一段的劇詞，在自己的腦筋中加以邏輯的聯繫，在劇情的整個發展中找出它的關聯性來。至於萬一在場上臨時忘掉劇詞的時候，切不可顯出慌張的樣子，而應該用和原詞意義相等的話把它應付過去，萬一連那樣一段的意思也整個忘掉了的時候，另外同場的演員應該趕緊接上去，或是把他忘掉的地方用動作把它掩飾過去。

本來，一個好的「街頭劇」，應該富有伸縮性，應該給演員留有活動與發展的餘地。否則，便不算好劇本。在「街頭劇」劇本這樣缺少的今天，我是贊成用幕表的方法來代替劇本的。不過「街頭劇最」難的是結構，不是對話，如果幕表（？）寫得出來，劇本當然也就不成什麼問題了。（這里所說的「幕表」，是代替 Outline 的意思，「街頭劇」沒有幕，自然說不上幕表）。

「街頭劇」最好能和歌詠，演說，時事報告等聯繫起來，本來「街頭劇」的本身便是一種宣傳，但總嫌是間接的而非直接的，但如純用直接的注入的方式來宣傳，

一定不能發生很大的感動力量，如果把二者密密地聯繫起來，所收的效果一定更大。通常「街頭劇」裏面多半插有歌曲，上演之前，可把那些簡單通俗的歌詞印成小張，在上演時散發，（譬如演放下你的鞭子，便散發九一八小調，上演難民曲使散發難民曲歌詞）。戲演完後，便教給觀衆學着唱，因為和看了的戲發生聯想，這歌一定容易學，容易記，容易發生興趣。至於演說和時事報告，放在上演完畢後舉行自然可以，但如混在劇中，一定可收到更大的效果。

難 民 曲

人 物

女工 A B

胡老板

趙大爺

巡警

遊民 A B

鄉民 A B

宣傳隊員 A B

宣傳隊員

羣衆

地 點

故事發生的地點不限定；表演的地點無論在街頭牆角或鄉村的空地上都可以。（牆角下坐着兩個衣履樸素的少女，年俱在十六七歲左右，打扮像女工模樣，她們身着幾件簡單而破舊的行李包袱，一望而知其爲遠處逃

來的難民。一羣人麕集在她們周圍，成半圓形的圈子，用好奇的眼光注視着她們，像看把戲一樣。）

游民 A 唱啊，唱啊！不唱誰給錢呢？

游民 B 別吹牛皮！他媽你有錢嗎！

游民 A 笑話！你大爺有的是大洋錢，歡喜聽的是小曲，誰唱馬上就給誰錢。

游民 B 得了，得了！別開玩笑了！人家是從上海逃難出來的難民，人家還不够可

憐嗎！

游民 A 我知道可憐！我問你：可憐能當飯嗎？咱們自己還不够可憐嗎？可是有誰來可憐咱們呢？

游民 B 纔叫怪啦！剛纔說了自己有的是大洋錢，現在忽然間說自己可憐起來了！

游民 A （不好意思）開玩笑！

羣 衆 哈哈！

游民 B 你懂嗎？現在祇有窮人才可憐窮人。

女工 A （感慨地）可是窮人又不能幫助窮人！

女工 B 咱們用不着向人搖尾乞憐！

游民 B 嚶，對啦，咱們祇好同病相憐囉！

游民 A 對了，好姑娘。既是這樣，就請你可憐可憐咱們，隨便唱一支小曲兒給大家聽聽吧。

女工 A 甚麼！咱們又不是唱小曲的！

女工 B 妹妹，別管他吧。咱們就把在上海學來的難民曲，唱給大家聽聽，算是可憐可憐他們。不過你們各位先生聽了以後，也請可憐可憐咱們，隨便賞幾枚銅板買大餅吧。

羣衆 好！行行！

(一片熱烈的鼓掌聲)

(女工 A B 合唱難民曲，用鋤頭歌譜，聲淒越動人。)

八月十三那一天啊

黃浦江中起狼煙啊

噢呀海 呀呼海

黃浦江中起狼烟啊

呀呼海 噢呀海

日本強盜的大兵船啊

對着上海開砲彈啊

噢呀海 呀呼海

對着上海開砲彈啊

呀呼海 噢呀海

飛機在天空嗚嗚叫啊

丟下的炸彈真不少啊

噢呀海 呀呼海

丟下的炸彈真不少啊

呀呼海 噢呀海

浦東關北一片紅啊

百姓的血汗都成空啊

嗷呀海 呀呼海

百姓的血汗都成空啊

呀呼海 嗷呀海

中國出動了陸空軍啊

誓和敵人拚性命啊

嗷呀海 呀呼海

誓和敵人拚性命啊

呀呼海 嗷呀海

敵人抵不住中國兵啊

拚命亂殺老百姓啊

嗷呀海 呀呼海

拼命亂殺老百姓啊
呀呼海 噢呀海

百姓赤手又空拳啊
衝出戰區來逃難啊

噢呀海 呀呼海

衝出戰區來逃難啊
呀呼海 噢呀海

丟掉了爸娘丟掉家啊

我們的心中亂如麻啊

噢呀海 呀呼海

我們的心中亂如麻啊

呀呼海 噢呀海

難民好比是喪家犬

街頭巷尾好安眠啊

嘆呀海 呀呼海

街頭巷尾好安眠啊

呀呼海 嘆呀海

風吹雨打烈日燒啊

肚中飢餓真難熬啊

嘆呀海 呀呼海

肚中飢餓真難熬啊

呀呼海 嘆呀海

中國決心在抗戰啊

我們吃苦不抱怨啊

嘆呀海 呀呼海

我們吃苦不抱怨

呀呼海 嘍呀海

我們的敵人是日本啊

打倒日本好安身啊

嘍呀海 呀呼海

打倒日本好安身啊

呀呼海 嘍呀海

（唱的時候，有複述句辭的，有補充意語的，有發問的，有代答的，但大多數人禁止發言，觀眾擔任了維持秩序的責任。）

（正唱的時候，趙大爺排衆而入，捋鬚微笑，很感覺興趣的樣子。）

（唱畢，又是一片狂熱的鼓掌聲。）

（小孩們得意地學着唱「嘍呀海呀呼海」）

（大人們紛紛議論並發問）

游民 A 你這歌是在那兒學來的？

游民 B 你這歌是說的上海打仗的事！

鄉民 A 你們是怎樣逃出來的？

鄉民 B 喂！上海的仗打得怎麼樣了？

群 衆 喂！我問你啊！

喂！喂！

喂！喂！喂！

女工 A （站起來，大聲說）喂，我說你們這些人真不知足，聽了歌還不夠過癮，

又來問七問八的；你們是吃飽了飯沒事幹，不想想看，別人有兩三天沒吃

飯了！（說畢負氣坐下）

游民 A 噯！大姑娘的脾氣可真大！

游民 B 媽的，真不講良心！人家餓着肚子唱歌咱們聽，還要怎樣？（自告奮勇地

走進場內，高聲向觀衆說）諸位先生，老爺，小姐，太太們！這兩位大姑

娘本來在上海紗廠做工，上海一打仗啊，廠裏關了們，家裏鬧得亂七八糟

，沒辦法，就逃到咱們這地方來。在這兒沒親沒故，告貸無門，因此，所以，已經有兩天沒吃飯了。咱們都是中國人，都是吃了東洋人的虧，常人道：「同病相憐」，可是姑娘們很害臊，因此，所以，兄弟出來，請各位幫幫忙，無論多少，湊合幾個大餅錢。（取下自己的破帽，準備回觀衆收錢。）

游民 A 喂，你算老幾？憑甚麼你來收錢？我瞧你這人沒存着好心眼！

鄉民 A 對，對，錢不能給你。

游民 B 這甚麼話？好心反變做惡意了！我老鮑雖然窮，還不會做這種丟臉的事！這甚麼話呢？（使氣地把帽子戴回頭上）

鄉民 B 咱們頂好問問這兩位大姑娘，看她們的意思怎樣。

女工 A 不要緊，就請這位先生代收好了。

群 衆 不行，不行，咱們不相信這傢伙！咱們要把錢親自交到大姑娘手裏！

你親自來收錢！

非親自出來不可！

（女工 A 沒法推諉，只好走出來，準備收錢。這時趙大爺昂然走進場內，

一手擋住她的去路。）

趙大爺 等一等，我有話問你。

女工 A 您有話待會兒再問吧，我們已經有兩天沒吃飯了。

趙大爺 不要緊，我給錢讓你們吃飯。

女工 A （投以懷疑的眼光）

鄉民 A 放心吧，大姑娘，這是趙大爺，是咱們這地方頂有錢，心腸頂好的紳士。

（觀眾對這事的發展很感興趣，爲了趙大爺是這地方的要人。於是人擠得更，圈子擠得更小些了。）

趙大爺 你們是幾時離開上海的？

女工 A 我們是九月初離開上海的，上海救濟會把我們一批難民送到蘇州，從蘇州

一路逃到此地的。

趙大爺 你們是親姊妹兩個嗎？

女工 B 是的！

女工 A 不，我們是結拜的姊妹。我姓唐，她姓李，不過我們同在一個地方長大的

，同在一個地方做工，又是一同逃出來的，我們彼此照顧，誰也離不了誰，說起來我們比親姐妹還要親熱些。

趙大爺 唔。不是親姐妹。那麼就你們兩個女孩子，孤零零地到處流浪，你們的胆兒真不算小啊！

女工B 不，還有我們的老板在一道兒，他剛上街找朋友去了。

趙大爺 甚麼？你們廠裏的老板還跟着你們一道兒逃難嗎？

女工B 不，是我們燒飯的老板。

趙大爺 燒飯的老板？

游民B (剛纔受辱之後快快地退出來的，此刻又來大逞其喉舌了。) 趙大爺，是這樣的：她們這幾個女孩子，都是「包身工」，她們是由包工老板的薦引，纔到廠裏作工的。她們住在老板家裡，吃的，穿的，用的，全是老板的。有這樣好的老板嗎？

游民B 你們懂得甚麼？一個女孩子，吃飯，穿衣服，零用，能要多少錢？算起來

一月有六七塊錢就足够了。可是姑娘們在廠裏做工，一月起碼可以賺十二

塊錢，多的十五塊二十塊都沒準兒：這筆工錢全是老板的。

鄉民 A 那這老板倒可以發財了。

游民 B 可不是發財了！女孩子從鄉下出來，家裏和老板訂下合同，少的三年五年，多的十年八年，反正期限越長，老板越合算，有些有錢的老板，一家便有幾十個包身工，一個月便有幾百塊的進賬，還能不發財嗎？

趙大爺 老板是將本求利，賺幾個錢也是應該的。

游民 B 是的大爺，能客客氣氣地賺幾個錢也是好的，可是他們還要擺起老板的臭架子，動不動就打她們，罵她們，有些傢伙，還在這些女孩子身上起壞心眼，強姦，拐賣的事兒都是常有的。

趙大爺 你這話是真的嗎？

游民 B 這還有甚麼假？不信您去問問這兩位大姑娘。

女工 A 我們不知道，我們不是包身工，剛纔上街去的也不是老板，是咱們的親戚，（對 B）阿珍，你又在多嘴瞎說，回頭又得挨打了。

游民 B 你瞧，真可憐，她們連老板不在這兒的時候也不敢說真話。

趙大爺 好，去你的去你的！你還是少管閒事的好。（把他推在一旁）姑娘，我問你，你的家在甚麼地方？你幹嗎不回家去呢？

女工B 老爺，別提我們的家了，我們兩個的家，都在上海附近的羅店，這回那地方已經被萬惡的東洋鬼子炸光了！家裏的父親母親，也不知是死是活！就靠勉強逃出了性命，又誰也不知道誰的消息，看來這一輩子也見不着面了！（痛哭失聲）

趙大爺 你們就沒有別的親戚朋友在這一塊兒住嗎？

女工B 我有一個大哥，聽說在××省（作者按：戲在那一省演，便可境上那一省的名子。）做警察，幾年也沒有通信，也不知道究竟在甚麼地方！

觀衆 嘖嘖！

可憐！

趙大爺 我看你們倆也不必哭了，反正哭也沒用。我趙大爺一向作慈善事業，他們大家都知道的。（觀衆中有人罵着）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你是個老色鬼！（我看看我可以幫幫你們的忙，我想收你們倆做我的乾女兒，或者做我的

弟媳婦也可以。(有人罵着媽的！甚麼乾女兒，弟媳婦，給他做小老婆就是了！)要是你倆願意的話，現在就跟我走。

觀衆 不要跟他去！

他是個老色鬼！

他是個壞傢伙！

趙大爺 (怒)誰呀！誰呀！想吃官司嗎？媽的！都不是好東西！一起抓到局子裏去

！(觀衆啞然無聲)

女工A 趙大爺，謝謝你的好意。等老板回來了再說吧，咱們的事，咱們自己還不

能作主哩。

女工B 咱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好人。

(女工A以目止之。)

游民A 囉，你們的胡老板回來了。

(胡老板很失意的樣子，排衆進場。)

女工A 老板這位是趙大爺，是這地方的大善士，他剛纔說瞧着咱們可憐，要收留

咱們倆做他的乾女兒哩。

（群眾中有人憤恨地說：「甚麼乾女兒不乾女兒！他是壞傢伙，他瞧你們倆長得漂亮，他想打你們倆的主意！」觀衆大笑。）

趙大爺 誰呀誰呀！給我滾出去！

胡老板 真笑話！管你們的屁事！

趙大爺 是這樣的，胡老板：我是瞧着你這兩位大姑娘都很聰明伶俐，這樣每天在街頭流浪，受這些混蛋流氓們的欺侮，心裏很是難過。我好心好意想收留做我的乾女兒，或者弟媳婦也可以！（群眾中有人說「說得漂亮」）「這叫」說的是仁義道德，做的是男盜女娼」（這一方面呢，也算是救了她們姊妹倆；一方面呢，這個這個……：咳嗽……：（群眾中有人罵着：「一方面也算救了你這個老色鬼」！衆大笑。）

胡老板 （恭敬地）是的是的。

趙大爺 （漲紅了臉）因此呢，胡老板，咱們痛痛快快吧！你說，乾脆說要多少錢？

女工 A 這是甚麼話呢？趙大爺，咱們也不是賣的！

女工B 媽的！這老傢伙一定沒存着好心眼兒！

群 衆 大白天買賣人口啊！

別賣給他，他不是好傢伙！

老混蛋！

老色鬼！

胡老板 這樣吧，趙大爺，您甯上住在甚麼地方？

趙大爺 就離這兒不遠。

胡老板 那很好，咱們就到府上去談談吧，這兒不是談話的地方。

趙大爺 很好很好，就去吧！

胡老板 阿英阿珍，快把東西收拾起來，一道兒到趙大爺府上去坐坐吧。

女工A (爲難狀)

女工B 咱們不去！

胡老板 (厲聲大叫) 甚麼？

(兩女無法，祇得含淚收拾襖包，準備同去。)

(觀衆群中情緒激昂，秩序大亂。)

鄉民 A 他們到他家去商量買賣了！

鄉民 B 不能去啊，大姑娘！一去就完蛋了！

羣衆 咱們不放他們走！

不能走！

不能走！

我去報局子去！

(一巡警從前面不遠的地方急馳而來，爲了彈壓這塊兒的騷亂，他手上拿着一條皮鞭，走近時舉鞭向觀衆羣揮舞，並高呼「散開」「散開」「不要停在這兒」！羣衆有些遵令散去，不過離開幾步，站在稍遠的地步，靜觀事態的發展。巡警爲了除掉這場騷亂的根源，便舉鞭向女工 A B 打去。女工受鞭，發出尖銳而淒厲的叫聲。趙大爺上前解勸，亦無結果。)

巡警 (揮鞭向女工 B 打去) 滾開！滾開！

胡老板 不要打不要打！咱們是從上海逃出來的難民！

女工 B (率性睡在地上) 你打你打！我反正是活不了了！

巡 警 (聽她說的聲音很熟，深知有異。趕緊走上前去，扶起她，仔細審視。)

——你是誰！你是誰！

女工 B 我是上海大新紗廠的女工，逃難逃到這兒來，你要打就打死我吧！

巡 警 我問你姓甚麼叫甚麼，你的家原來在甚麼地方？

女工 B 這個你不用管。(抽咽)

女工 A 先生，她是好人。她姓李，名叫阿珍。她們家在羅店，家裏早就給東洋鬼

子打光了。

巡 警 呵！三妹！是你嗎？你怎麼到這兒來了？

女工 B (驚) 你是誰？我不認識你！

巡 警 我是你的大哥，咱們分手纔兩三年，你連我都不認識了嗎？

女工 B (驚呼) 呵！大哥！救救我吧！救救我們倆吧！我們從上海逃到這兒來，一

路忍飢受餓，現在咱們的包工老板，正商量要把咱們倆賣給那個趙大爺哩。

趙大爺 嚟！那裏那裏！這是甚麼話！

胡老板 不不，先生，簡直就沒有這事！

（群眾又圍攏來了，巡警也不再干涉他們，他們切切私議着，大概不外取笑巡警打了自己的妹妹，並期待胡老板和趙大爺受一點應得的懲罰之類。）

巡 警 你是她們的包工老板嗎？你賺她們的錢總該不少了！

胡老板 不，不對，我是她們的親戚！

巡 警 （怒）放屁！親戚！我纔離開家裏兩三年，我倒不認識你這個不講良心的親

戚！（衆大笑）

巡 警 阿珍，告訴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女工 A 李大哥，是這樣的：我們倆在去年春季，被人介紹到胡老板那裏做包身工，說定包期五年，這次上海打仗，廠裏停了工，咱們跟着胡老板，從砲火裏面逃了出來。在上海難民收容所裏住了一個禮拜，後來被救濟會把咱們們送到南京，從南京搭難民船跑到此地的。

女工 B 咱們不知道你在此地，要不然的話，也不會無故受胡老板的這種折磨了！

胡老板 噯！小姐，憑良心說吧，我姓胡的甚麼時候折磨你了？

女工 B 你沒有折磨我？你一路上打咱們，罵咱們，現在又要找主顧賣掉咱們。咱們吃你的虧已經吃够了！

（趙大爺欲走，巡警扯住他）

巡 警 你別忙走，這件買賣人口的案子，咱們還得問個清楚。

趙大爺 笑話！這干我甚麼事！我趙大爺是此地的慈善家（羣衆作聲叱之）還會做這種事嗎？（遠處有一隊男女青年，打着「救亡宣傳隊」的旗子，唱着歌，走近這堆人羣。領隊的那位，擠進人叢中來，探問究竟。趙大爺乘大眾目光轉移的時候，偷偷溜走。）

宣傳員 A 我請問那一位，這裏發生了甚麼事情了？

（久無人應）

游民 B （挺身而出）我告訴你吧：這兩位大姑娘，原來在上海紗廠做女工，一路逃難逃到蓮兒來的。她倆都是「包身工」，這位是她們的老板。剛纔老板起了壞心眼，想把這兩個姑娘賣給一位——賣給一位——（四顧無所見）唔，他

走了。這位先生是她（指女工）的哥哥，出門多年，剛纔也是命中註定，忽然在這兒碰着了，他正要找這位老板算賬呢。對了，就是這麼回事。

游民 A（逞強地）說掉了，這位老板一路上還打她倆，罵她倆，折磨她倆的。

宣傳員 A 哦，這兩位小姐原來是從上海逃到這兒來的，那麼，請告訴我，你們曾經吃過日本鬼子的苦頭嗎？

女工 A 那還消說！日本鬼子把咱們的工廠炸壞了，多少工友都被炸了。要不是咱們逃得快，咱們早就沒命了！

女工 B 就是咱們從楊樹浦逃出來的時候，日本鬼子還從背後開起機關槍來。走在後面的工友，都被活活地打死了。

女工 A 東洋鬼子把咱們年輕力壯的工友，剝光了衣服，反縛鐵絲網上。然後用刺刀亂戮。工友越叫得淒慘，他們越笑得厲害！鬼子們見着 們女工，就挪去隨便糟踏， 們一塊住的幾個工友，就這樣被他們白白地糟踏死了的。

女工 B 鬼子把 們老家也佔去了。家裏房子也炸平了，甚麼也燒光了！家裡的父親母親，也不知是死是活！（哭）

巡警 甚麼？三妹！你說的是真的嗎？

女工B 誰還騙你不成！咱們這一輩子恐怕再難見着父母老人家了！

（巡警淒然低首，不勝傷悲。）

游民A 媽的！咱們跟東洋鬼子拼了它！

游民B 日本鬼子是咱們的死對頭！

鄉民A 咱們四萬萬人還能怕了他！

鄉民B 祇要咱們齊心，咱們準可以打倒他！

宣傳員A 〔興奮地〕是的，祇要咱們中國人大家聯合起來，團結起來，咱們準可以

打倒那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是咱們中國人的死對頭！這些日子，他們對中國壓迫得更兇，中國也對他們反抗得更厲害了。各位要知道這一個禮拜來打仗的情形嗎？我們請另一位先生來向各位報告一下。（宣傳員B在羣衆歡迎的掌聲中入場，把預備好了的時事報告和演說詞向觀衆作了簡單而有力的報告。報告畢，有提出疑問的，立即予以解答。）

各位，這裏的兩位小姐，從帝國主義的砲火中逃出來：一路上受了不

的委屈。現在我們請她們到××街的救濟會裏先委屈一下，以後再想更好的辦法。（指巡警）這位先生，也可以常來照應照應。至於這位老板，專門剝削工友，現在又有了販賣人口的嫌疑，還是就請你帶到局子裏去嚴加查辦吧。兄弟提出這個辦法，大家贊成不贊成！

羣衆 贊成！贊成！

宣傳員 A 好了，現在咱們就暫時和各位告別了，下禮拜再會吧。

（羣衆頗有戀戀不捨之意，久久不願散去。有人輕聲叫着：「唱個歌再走

啊——」）

宣傳員 A 對，剛纔有人提議唱個歌再走，很好。咱們唱個甚麼呢？

游民 A 剛纔這兩位小姐曾經唱過一齣很好聽的歌，叫做——叫做——

游民 A 難民曲。

宣傳員 A 哦！難民曲（對女工 A B）你們是在上海難民收容所裏學會的吧。

女工 A B 是的。不過咱們唱得不好。

宣傳員 A 別客氣了，來吧，咱們來一個合唱吧。

（女工 A B 領唱，全體宣傳隊員合唱難民曲，且唱且走，羣衆漸漸散去。
於是這一隊演員，又找到另一個適當的場所，重新扮演起這一齣似真似假，似假實真的戰時街頭劇。）

淪亡以後

登場人物：

說明者——劇團的負責人

桂英——農家女

李全哥——農村青年，桂英的愛人

桂英母——年六十歲

賈二爺——鄉紳，漢奸

敵兵甲，乙

流亡青年——劇場中的觀眾

時期地點：

現在。任何一個農村的農舍前面的廣場上。

說明者

（某演劇隊下鄉來演劇了，他們擇定了一個農家前面的稻場上，當做他們的天然舞台；現成的竹籬茅舍，當做他們的天然佈景。觀衆圍繞着這個稻場，成半圓形，戲便要在這三面圍繞着的空地上上演了。）

（觀衆等得有些燥急，在這個當兒，做爲劇情說明者的演劇隊負責人，便上場來說幾句開場白。）

各位朋友，請稍微等一等，戲馬上就要開演了。現在趁演員化妝的時間，由兄弟上來，預先把這齣戲的情節向各位報告一下。這齣戲名叫淪亡以後，寫的是河北省大名府的一件真事。各位要知道，日本鬼子自從佔了我們的北平，天津便步步向南進逼，我們的大名府，便在去年十一月間，被敵人佔去了。大名府本來是個好地方，人民安居樂業，各得其所，可是自從日本鬼子佔去了以後，到處殺人放火，搶劫財物，年輕的女人，更被他們糟踏不堪！把很好的一個大名府，鬧得天昏地暗，鬼哭神號！這齣戲裏面，就是寫的大名府鄉下的一對青年男女，被日本鬼子殘殺蹂躪的事實。看了以後各位就可以知道亡國奴的悲慘，可以知道北方同胞的痛苦，可以知道日

本鬼子和漢好的可惡，因此引起各位的憤怒，大家夥兒一齊團結起來，打倒日本鬼子！洩除我們的仇恨！閒話少說，現在請各位看戲好了。（他退入旁邊的觀衆叢中）

（劇中人桂英登場，她是一個正在發育期中的農家女子，臉上帶着快樂的表情，雖然在那快樂後面未嘗不包含着憂鬱的暗影。她從屋裏面走出來，手裏拿着兩件剛洗好的衣服，準備搭在屋前的繩子上晒。她一面搭衣服，一面唱着山歌想情郎。）

桂英（唱）

好花也愛蜂蝶兒採，

好樹也要黃鸝兒憩。

我的情郎啊，

你爲甚麼還不到我這兒來？

莫不是瘋狗把你的腿兒傷？

莫不是蝎子把你的腳兒壞？

莫不是東洋鬼子，

把你的性命兒來加害？

情郎啊，

你快來！

你我二人要把主意早安排：

大家團結在一起，

打走鬼子纔能過得好日月！

打走鬼子纔能過得好日月！

（李全哥）——體格壯健的農村青年，從屋旁的籬邊上場，躡步走到桂英的背後，用雙手蒙住她的眼睛。）

桂英（掙扎）誰啊？誰啊？

全哥（放手）是我，你的情郎來了！

桂英 放規矩點。怕不把人嚇死了。

全哥 這纔怪啦！你剛纔不是還唱着要我快來嗎？不是還唱着「你我二人要把主意早安排」嗎？桂英，告訴我，你是怎麼安排的？

桂英 這還問用嗎？全哥，我早就安排定了。這年頭，拚了也是死，不拚還是死，我願意跟你一道去和鬼子們拚了它？

全哥 那好極了，桂英。我的主意也是早就安排定了的，我打算明天就走。

桂英 走？到那兒去。

全哥 到邯鄲縣加入游擊隊去。

桂英 游擊隊？甚麼叫游擊隊？

全哥 就是老百姓自己組織的一種軍隊，專和東洋鬼子搗亂的。平常埋伏在山裏面，一遇着敵人勢力空虛，湊手不及的時候，便出來跟他們幹一下。敵人追來了，咱們又埋伏起來。有的時候，還要搶奪他的糧餉，槍械，破壞他們的橋樑，鐵道，總之，專門給鬼子們搗麻煩。

桂英 (笑) 那纔怪啦，鬼子們連咱們軍隊都不怕，還能怕游擊隊嗎？我看遲早總

會被他們消滅了的。

全 哥 不會的。游擊隊的巧妙，就是不跟他們硬拚，專跟他們搗亂。他沒準備的時候，咱們去打，他準備好了的時候，咱們不去打了；他打來的時候，咱們埋伏着，他走掉了的時候，咱們又起來了！這樣一來，就一天到晚，使鬼子們慌慌張張，忙忙碌碌，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總之不使他有一天安閒的日子過。你看這好不好？

桂 英 (喜得跳起來) 哈哈！那好極了！那好極了！你明天就去嗎？我一定跟你一道兒去。

全 哥 真的？你真的肯去嗎？

桂 英 誰還騙你不成？我早就打定主意了；再說，我也捨不得和你離開的。

全 哥 那麼，你的媽媽呢？你捨得離開你的媽媽嗎？

桂 英 是啊，最難的就是媽媽，她老人家老了，穿衣，吃飯，走路，甚麼都是全靠我伺候，要是我再跑掉了，她老人家真是活不了了。

全 哥 那當然。不過我還聽說……

桂英 聽說甚麼呀？

全哥 (支吾) 唔，也沒有甚麼。

桂英 這纔怪啦。甚麼事用得着這麼吞吞吐吐地？

全哥 沒甚麼。不過我好像聽說你媽媽預備把你嫁出去，預備你去伺候一位闊老爺。

桂英 (不自然地) 你說甚麼？你聽誰說的？

全哥 你不用管這個；我祇問你：有冇這事？

桂英 你說的是賈二爺。他說自來逼我媽媽，已經逼過十幾次了。他說：要是不答應的話，就要趕咱們搬家，還要把咱們送到縣衙門去，再不然就把我送到鬼子們手裏去。

全哥 (怒) 他媽的！那麼，因此你就答應了嗎？

桂英 (哭) 全哥！你怎麼老冤枉人！我難道能嫁一個老漢好嗎？你看我是那樣下賤的東西嗎？(大哭)

全哥 (安慰她) 不，我是怕伯母老人家隨隨便便答應了，那不是很糟糕！

桂英 告訴你，我媽媽不但沒答應，還爲着這事情氣病了哩！全哥！你看這事怎麼辦？

全哥 (咬牙切齒) 他媽的！這是甚麼鬼世界！這是甚麼鬼地方！鬼子，漢奸，到處橫行霸道，都是些殺人不自覺的魔鬼！啊！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馬上要走！我要跟他們拚命去！(欲走)

桂英 (拉住他) 全哥，你等一等，你一個人去了嗎？你不管我了嗎？(哭)

全哥 (抱着她也哭起來) 啊，桂英，你教我怎麼辦呢？你教我怎麼辦呢？

(桂英扶杖自屋內出。咳嗽的聲音，驚醒了這兩位青年人，於是他倆便迎上去扶她就坐。)

桂英 (坐定) 你們的話我都聽見了。全哥兒，你是一個有志氣的孩子，不枉得我的女兒看上了你。現在你要到邯鄲去，你就得快去，不要耽擱。

全哥 是的，我一定照您老人家的意思做去！只是桂英……

桂英母 (向女) 桂英！跟全哥兒一道兒去！你們年輕人，前程遠大，老就在家裏幹甚麼？況且現在兵荒馬亂地，鄉下不大太平，就是想就在家裏也就住

了。

桂英 媽，我怎麼能去呢？媽媽老了，總得要人扶持。

桂英母 孩子，我又怎麼捨得你？祇是，唉，我想留也留不住了。現在日本鬼子橫行霸道，到處糟踏女人。孩子，你的年紀，不大也不小了，做媽媽的每天替你担驚，受怕，萬一有了差錯，教我做媽媽的怎麼對得起你死了的爸爸！現在倒不如狠一狠心，讓你們早些逃開；媽媽倒還放心些。好在全哥是個好孩子，也不會虧待你的。快去吧！爸爸會在地下保佑你們的。

桂英 不，那怎麼能够呢？

全哥 伯母，您太好了，我們都不願意離開您老人家。

桂英母 孩子們，不要說傻話了。媽媽活到六十多歲了，還怕甚麼！祇是你們一天不離開這兒，媽媽就一天不能放心！媽媽心裏很難過，你們既是孝順孩子，就應該聽媽媽的話。

桂英 媽！

全哥（同時）伯母！

（正在他們猶豫不決的時候，鄉紳賈二爺上。他身穿綢袍馬褂，頭戴瓜皮小帽，胸前還懸掛着一把骨質的小髻梳，一副銅櫃眼鏡，很低地掛在鼻梁上。他剛喝酒，滿臉通紅，他的光臨，使在場的人爲之一怔。）

桂英母 哦，賈二爺，您又來了嗎？

賈二爺 是——是啊，我——我來看——看看你們的。

桂英母 嗷，那真不敢當。桂英，搬個椅子讓賈二爺坐。

（桂英在跟前搬了一個椅子，放在賈二爺面前。賈坐下，望着桂英傻笑。）

桂英 （不耐煩）對不起，少陪了，我到隔壁趙大嫂那兒有點事兒。（返身欲走）

賈二爺 （挪住她的臂膀，不放她走）甚——甚麼趙大嫂！你——你的賈二爺來——

——來了，還——還——還能不陪陪嗎？

桂英 （掙脫）二爺，您老人家得放規矩點！

賈二爺 （追上去）甚——甚麼老人家不老人家，你——你嫌我我——我老了嗎？

不要緊，我人老心不老，你媽媽已——已經答應了，你——你馬上就——就要做我的太太了，嘻嘻嘻，我——我的太太！

（賈忘乎其形，張開兩臂去抱她，桂英逃到全哥的背後，賈追上去，撲了空，誤把全哥抱住了。全哥迎胸一拳，把他打倒在地。）

賈二爺（大呼）啊！這——這還得了！你——你是甚麼人？

全 哥 你不用管！你趕快給我滾蛋！要不走我就揍死你這個老王八旦！

賈二爺 甚麼？你——你敢揍我？你——你知道我是誰？

全 哥（咬牙切齒）我知道你是個老漢奸！是日本鬼子的狗！（又是一腳踢上去）

桂英母 算了，全哥，讓他滾開好了，不要再惹禍了！

賈二爺（從地上爬起來）好好好，你們好——好大胆！敢打我！等一會兒，給——

給點利害你們瞧瞧！（他狼狽不堪而去）

全 哥（大喜鼓掌）他媽的，這老傢伙自己找來挨揍！

桂 英 哈哈，這傢伙太不自量，今天總算吃虧了。

桂英母（嘆息）你們別太高興，咱們已經闖下大禍了！

桂 英 甚麼？咱們還能怕了他？

桂英母 你們都是要走的人，自然可以不怕他。但是你們既然把他打了，罵了，他

肯干休嗎？回頭他一定會狗仗人勢，帶幾個鬼子兵來找麻煩的。

全 哥 那怎麼辦呢？咱們不能單瞧着你老人家受這些王八旦們的欺侮。伯母，您還是跟咱們一道兒走吧。

桂英母 不必了。我活到六十多歲，吃苦，受罪，也很够了，我反正是快要入土的人，我還怕甚麼？讓他們來吧！你們闖出來的禍，就讓我這老年人一人担當了吧！

全 哥 哎，伯母，那怎麼能够？您還是跟咱們一道兒去吧！

桂 英 她，您答應了吧！

桂英母 孩子們，放心好了，不要緊的，我可以到姨母家去躲一躲；再說，你們去的地方，也是要拿命拚的，我老了，也不會有甚麼用處，反而碍手碍脚，何苦來呢？

桂 英 全 哥 （同時跪下） 媽媽，伯母，好吧，我們去了，您老人家要當心！（哭泣）。

桂英母 （哭泣） 孩子，你們好好地去吧，我們總有再見的一天。

（近處聽着賈二爺的聲音）

賈二爺 對了，就——就在這兒，就在這兒，這次可——可——可不能饒了他們！
 桂英母 哎呀！不好了！他來了，你們趕快躲進屋裏去！

（桂英和全哥，且驚且疑地走進屋前，剛準備推門進去的時候，賈二爺和兩個敵兵已經上場。敵兵甲見他們在準備逃走，急發槍一響，警戒他們。）

賈二爺 （指全哥）對對了，就是他！要造——造反的就就是他！

敵兵甲 （以槍對準全哥）你是壞人？你是共產黨？你要造反？快說！快說！

賈二爺 （迎上前去）老——老爺，您——您要當心，他身上有——有槍！

（全哥怒形於色）

敵兵乙 他不是好人，把他打死了！

（敵兵甲開槍，擊中全哥，他掙扎半響，終於倒地。——上部倒在門內，下部倒在門外。桂英大驚而呼，但敵兵乙以槍對準她，不許他逃走。）

桂英母 （用盡全身力量，向前去爭論）賈二爺，老爺們，你們不能行兇，你們不能行兇！

敵兵乙 滾開！老婆子！（照她腹部狠狠地踢了一腳，桂英母隨即倒地死去。）

（「他媽的！」觀衆叢中有人大罵起來。）

（桂英瘋狂般地撲到前面，伏屍大哭。）

桂英 媽！全哥！媽呀！

敵兵甲 這個女人很好，很好！

敵兵乙 很好，很好！我要這個女人！

敵兵甲 不行！女人是我的！

敵兵乙 八格牙魯！我要這個女人！

敵兵甲 八格牙魯！（他對準乙的太陽穴，狠狠打了一拳，乙隨即昏倒地上，不省

人事。）

敵兵甲 來！支那女人！到房子裏去！

賈二爺 （見大勢已去，力謀挽救，乃向敵兵甲連連作揖。）老——老爺，您——

您放——放了她吧！她是我——我的太太！

敵兵甲 （迎面一個嘴巴）八格牙魯！支那人！亡國奴！（賈二爺退立一旁，不敢說

桂英

話。敵兵上前去拉着桂英的一隻臂膀，就地拖着便走。）

（尖銳而淒厲的叫聲）救命啦！救命啦！救命啦！

（但終於敵不過鬼子的力氣大，把她拖到門跟前了。）

（尖銳而淒厲的呼救聲，激動了剛纔在台下大罵着的那個青年觀眾的同情，他深深地被劇情所感動，深深地關懷着劇中女主人公的命運，立意要助她一臂之力，幫忙她解救這千鈞一髮的危機。他忘了自身的地位，不顧一切地跳進劇場，一拳打倒了漢奸賈二爺。更猛撲到敵兵甲的身上，奪下了他的槍，把他挪到廣場的中央，然後毫不客氣地拳打腳踢了一頓。）

（觀眾叢中，掌聲雷動。）

敵兵甲

（被打得實在吃不消了，失聲而呼）救命啦！救命啦！救命啦！

（說明者登場，劇中演員連已經打死了的李全哥，敵兵乙，桂英母，統統爬了起來，大家面面相覷，莫知所措。）

青年

他媽的！你也知道喊救命！我今天非揍死你不可！（繼續打下去）

說明者

先生，你打錯人了！

青年 甚麼？打錯人了？他明明是日本鬼子，他侵佔我們的土地，殺死我們的同胞，姦淫我們的婦女！這種萬惡的東洋強盜，難道不應當挨死嗎？

說明者 對！應當的！但是，先生，您弄錯了，他們不是日本人。

青年 甚麼？不是日本？

說明者 他是我們××演劇隊演員，我們爲了喚起民衆，鼓動大家的愛國心，纔編了這個劇本，纔讓他演這個角色的。

（青年將信將疑）

飾敵兵甲者 是劇本上要我這樣幹，我纔這樣幹的；我早說了，我不願意演這種反派角色。

說明者 你不演得很好，要不然這位先生也不會弄假成真的。先生，您看，這的確是在演戲。瞧，李全哥，桂英的媽，還有這位日本鬼子（指敵兵乙），剛纔不都已經被打死了嗎？可是現在都活了。

（復活了的三位，都顧青年而笑。）

桂英（用矯捷的身手，拿張紙走到敵兵甲面前，揩去他臉上兇惡的化裝，現出

他的本來面目。)先生，您瞧，他的確是中國人啊！(又走到桂英母的面前，揩出了她面部的皺紋。)先生，您瞧，我的媽媽，原來也是一位年青的小姐哩。(又走到賈二爺面前，抓去了他的鬚鬚，揩乾了他的皺紋，脫去了他的瓜皮小帽。)先生，您瞧，這位演漢奸的，他的愛國心腸，恐怕比誰都更熱烈哩。

(觀衆拍掌大笑，青年恍然大悟之後，現出非常侷促的樣子。)

青年 這麼看來，我是打錯人了。(對飾敵兵甲者)先生，對不起得很，您能够原諒我嗎？

飾敵兵甲者 我當然可以原諒你的。因為你愛國的熱心，因為你對於日本鬼子的仇恨，所以戲看到悲慘的時候，忍不住使怒火中燒起來。這種仇恨，是你的仇恨，是我們的仇恨，也是全中國四萬萬同胞公共的仇恨！先生，要是全中國的同胞，都能像您這樣的仇恨東洋鬼子，中國也就有救了。

青年 各位先生，今天我這種魯莽的舉動，幾乎惹成了一場大禍，也難怪看戲的各位先生，都要捧着肚子大笑了。但是，我不是瘋子，我沒有神經病，我也

不是無緣無故纔這麼幹的。（要哭的樣子）我是東北人，我的家在吉林省的鄉下，我有一個愛人，和這位桂英小姐同樣地年青，同樣地活潑，同樣地美麗；她的媽媽，和剛纔戲裏面的那位老太太，同樣地慈祥，同樣地和愛。她把她的女兒許配給我，我們彼此相愛，誰也離不了誰。我滿以為我倆結婚以後，美滿快樂的日子，就在眼前。可是六年以前，日本鬼子打到了東三省，漢奸和鬼子們勾結起來，我們老百姓就倒霉了！他們說我和義勇軍有勾結，要抓去槍斃，我總算逃脫了，可是我的愛人，我的岳母，都被日本鬼子活活地糟踏死了！六年以來，我漂流到北平，漂流到濟南，漂流到南京，上海，現在這些地方統統被日本鬼子強佔去了。在這些地方，有無數的同胞被屠殺，無數的婦女被姦擄，我聽到了很多，也看到了很多，每一回都使我想到自己的親愛的人所遭受的命運，每一回都使我心痛得像刀子絞一樣！剛纔又看到貴劇團演的戲，這一對青年男女全哥和桂英的遭遇，和我們的遭遇太相像了！大相像了，戲從開演時候起，一直到後來，我的全身都在不住地戰抖着！我怕得很！因此，戲一演到緊張的時候，我已

經忘掉了是在做戲了。我好像親眼看到自己的愛人被人姦污，好像親耳聽到自己的愛人在對我叫着『救命啊！救命啊！』先生！我怎麼能不去救她呢？我怎麼能不去救她呢？可是，這樣一來，我就打錯人了，而且惹得看戲的各位先生哄堂大笑。我現在後悔自己的魯莽，我現在向各位演戲的先生和各位看戲的先生們求情，請你們原諒我！啊！我現在心裏難過得很，我說不出甚麼話來。各位，你們能够原諒我嗎？（泣下）

說明者

這位先生請不必難過，我想在這裏看戲的各位，一定都能原諒你的；至於我們演戲的同志們，對於你的遭遇，更是非常同情。我們中間，也有不少是流亡的孩子，李全哥和桂英的悲哀，是你的悲哀，也是我們的悲哀，同時也可以說是我們全中國青年的悲哀！因此我們纔把這故事編成劇本，演給大家看，想激起大家的悲哀和憤怒，共同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現在在上演這齣戲的時候，竟然感動了這位先生，感動了在場看戲的各位觀眾，這足見我們的工作，已經收到相當的效果，我們心裏非常高興。以後我們一是要更加努力，多多宣傳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使演戲的人和看戲的人

，大家打成一片，共同結團起來，打走日本鬼子！保全我們的國家！

(台下 一片掌聲)

現在時間也不早了，戲也演完了，讓我們全體演員，合唱一個歌給大家聽聽，歌的名子，叫戲劇抗戰。

全體演員 (合唱)

我們是青年的演劇隊員，

我們用戲劇從事宣傳，

舞台是我們的堡壘，

街頭是我們的營盤。

台上台下，

打成一片；

演員觀眾，

一致抗戰！

打倒日本強盜！

收復大好河山！

努力吧，

青年的演劇隊員！

前進吧，

青年的演劇隊員！

『親善』
(戰區宣傳劇)

街頭上，一隊宣傳員正在向着周圍的羣衆宣傳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他們用種種方式宣傳，始而歌唱，繼而演說，繼而上演「街頭劇」，最後是一段具有充分刺激性與煽動性的時事報告（這些程序可以自由顛倒或更動）。羣衆的情緒都被鼓動起來了，大家深深地感覺到日本鬼子的可惡，和亡國以後的可怕。正在大家興奮激動的當兒，一陣悠揚的軍樂聲遠遠傳來了。

這是「皇軍」的宣傳車。一輛載重的摩托車上，高高地搭成舞台模樣，上面點綴着許多布條和鮮花，車頂插着一面太陽旗。汽車慢慢地進行，旗子隨風飄展着，車裏的軍樂聲（是軍樂隊也許是留聲機）也聽得有些噪耳了。車走進人羣跟前，倨傲地停下。羣衆莫明其妙，大家都用好奇的眼光注視它。「他媽的！日本鬼子的宣傳車！」宣傳隊長憤恨地提醒了大家。

軍樂停止，幕輕輕地拉開了。一個穿着長袍馬褂蓄着鼠尾鬚的滿面狡猾的中年人，向觀衆輕輕地點點頭，然後說話了：「你們都好吧！都好吧！我們今天到這裏

來，沒有別的意思，無非想和你們聯絡聯絡，親熱親熱。現在演齣戲給你們看看，很好的戲。還要請一位老爺對你們講講道理，也是很好的很好的。你們要仔細地看，用心地聽。你們都懂了吧？都懂了吧？」他望望下面，下面沒有一個人回答。他退入後台。

懷娥鈴奏着柔和的調子，導引一位年青貌美的中國女子登場。他的後面緊緊地跟着一個穿着木屐和服的東洋鬼子，張着口，想要吃她，張着臂膀，想要攫取她。她滿臉是恐怖的表情，全身驚惶失措，不住地戰抖。她一步步向後退，他一步步向前進。步伐始而慢，繼而快。表演的速度，配合着音樂的節拍。他窮追不已，在繞台三週之後，她終於被他攔在手中了。他，一陣瘋狂的笑聲，她，一陣厲淒的叫聲，她在他的手中昏倒了。

他放下她，失望的表情。

青年應聲登場。靚狀大驚。他扶起她，撫撫她的前額，探探她的胸口，聽聽她的呼吸。「啊！」他大叫一聲，颶風般地立起，攢緊了拳頭，準備爲她復仇。他（東洋人）趕快掏出手槍，惡狠狠地對着他。他進一步，青年退一步，兩下虎視眈眈，

各不放鬆，最後，青年趁他不防備的時候，把他攔腰抱起，擲在地上。槍「砰」地一響，放空了。兩人就地撕成一團，博鬪約數分鐘。到底鬼子的氣力大，佔了上鋒，他騎在青年身上，用手槍對準他的胸口，一槍結果了他的性命。

槍聲驚醒了昏倒的她，她在開始呻吟了。他抱起她，想和她「親善」。她掙扎，同時看到死去的他，大驚而呼，向旁奔逃。他開槍一響，警戒她，她絕望地站住。他走上前去，一手拿着槍，一手圍在她的腰間，強迫她跳舞。懷娥鈴奏着瘋狂而野蠻的舞曲，他抱着她，踏着調子，哼着曲子，和着拍子，圍繞着死去的青年的屍體而狂舞。她，用細微的哭聲，絕望的調子，痛苦的表情，和着瘋狂的節拍，被拖進後台去。

舞曲停，台下引起一陣騷亂。但是很迅速地被一陣強烈的軍樂聲壓下去了。跟着，鼠鬚人導引一個胸前掛滿了勳章的矮子軍官上場。鼠鬚人致詞：「戲你們已經看過了？這戲又好看，又不要你們的錢，你看多麼好！多麼好！現在這位老爺，這位田中老爺，還要對你們講講道理，都是對你們有好處的。要好好聽着，好好地記着！你們都懂了吧？都懂了吧？（向田中鞠躬）田中老爺！」

田中走上一歩，整理一下皮帶，驕橫他，操着不純正的中國話，向羣衆發言了：「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皇軍，我們是奉天皇的命令，來到中國講「親善」的。甚麼叫「親善」？你們懂不懂？「親善」就是交朋友，講交情。大日本和你們中國人，一向都是好朋友，一向都很「親善」，可是你們中國人，有很多壞人，專門要「抗日」，所以現在，又弄得不「親善」了。現在我們大日本天皇派軍隊來，專門和中國人講親善，交朋友。你們要幫我們的忙，把中國的壞人趕走，很好！很好！……」

羣衆忍不住了，高聲大罵起來：「放你媽的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死東洋鬼子！」

「是誰？是誰？是壞人，是壞人！」田中氣忿地說：「你們不聽話！你們看見剛纔的戲沒有？剛纔那個中國姑娘，不肯和日本人講親善，幾乎送了命，後來她想明白了，又和日本人講親善，你看他們笑着，跳着，多麼快樂！多麼快樂！那個年青人，不肯和日本人講親善，就打死了！打死了！你看多麼可憐！多麼可憐！你們中國人，要是學那個女人，就可以活；要是學那個青年，就要死！」說着他掏出手

槍來。

聽衆憤憤地離開。

『不許走！不許走！』他用手槍制止大家。『走的是壞人！』可是羣衆仍然有一部分離開，特別是宣傳隊員，大部份都走開了。『你們中國人都是壞人！都是壞人！所以我們大日本的皇軍，專門來打中國人。現在你們的京城——南京，已經被我們打平了；你們的北平，天津，上海，蘇州，杭州，太原，濟南，統統被我們打平了！你們怎麼辦？你們還不明白嗎？』

『我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死東洋鬼子！』更多的人叫起來了。

同時，後台大亂，宣傳隊率領羣衆從後台突然闖上，宣傳隊長猛撲到田中的背後，把他擲倒在地上，奪下他的槍。鼠鬚人驚惶失措，抽身欲逃，被羣衆抓住了。剛纔演戲的東洋鬼子，也被抓了出來，一齊用繩子五花大綁起來。

羣衆興奮到極度，台下起了雷一般的掌聲。

『打倒日本鬼子！』

『殺死東洋強盜！』

「幹掉它！」

「幹掉它！」

田中老爺，鼠鬚人，演戲的東洋鬼子，一齊跪地求饒，叩頭不止。

羣衆有人拿着鋤頭，鐵鏟和棍棒的，就要向台上打去。有的甚至跳上台去了。

但是宣傳隊長趕緊制止他們，並保護着這三個俘虜。他提高了喉嚨，向羣衆講

說：

「各位朋友，請等一等，聽我說幾句話。我們這個地方，雖然還沒有失去，但是日本鬼子的宣傳車，竟敢開到我們這地方來宣傳了！可見我們這個地方，已經危險得很；可見我們這個地方，已經有了漢奸！漢奸騙我們說：日本人到中國來，是爲的和我們聯絡聯絡，親熱親熱；可是他搶掉了我們的東北四省，搶掉了我們華北五省，搶掉了我們的南京，上海，蘇州，杭州，難道這也是爲的和我們聯絡聯絡，親熱親熱嗎？日本鬼子騙我們說：他們派軍隊到中國來，是爲的講「親善」，交朋友的，難道他搶去了我們無數的土地，殺死了我們無數的同胞，姦淫了我們無數的姊妹，燒光了我們無數的房屋，這也算是講親善，這也算是交朋友嗎？」

『都是鬼話！日本鬼子是殺人的強盜！』『打死日本鬼子！』台下大叫起來。

『是的，日本鬼子是殺人的強盜！他們騙我們的話，我們再也不要等了。我們今後要團結一致，打倒日本鬼子，把他們趕出中國去！』他的話稍停，台下掌聲雷動。

『各位同胞，我們今天已經很值得高興了。因為我們親手捉到兩個日本鬼子，還有一個罪該萬死的漢奸！你瞧他們多麼可笑！他們跪在地下，要求饒了他們！各位，對於這種殺人放火的日本強盜，對於這種罪該萬死的漢奸，你們願意饒了他們嗎？』

『不能饒他！要揍死他們！』群眾說，有人又舉起鋤頭來了。

『對啊！我們不能輕輕饒過他們。那麼，現在你們應該聽我的吩咐，大家不要亂動。因為既然有了東洋鬼子到這裏，就一定不祇他們兩個，既然有漢奸，也不祇這一個漢奸。我們現在應該把他們三個交到縣政府去，詳細審問，如果案情重大，說不定還要押解到省政府去。如果現在就打死他們，不但是太便宜了他們，而且太便宜了日本帝國主義。各位贊成這個辦法吧？』

「贊成！贊成！」大家高叫着。

「好了，現在我們宣傳隊全體就負責押解他們去了。我們走了之後，各位還要多多小心，如果看到東洋鬼子和漢奸，切別受他們的騙，最好也把他們抓起來，送到政府裏去審辦。我們不要怕他們，你看，他們除了下跪，磕頭，作揖以外，別的還有甚麼厲害？」

軍樂重新奏起，宣傳員們高唱着，汽車開動了，群眾高呼着口號，歡送他們。

（全劇完）

（附本劇演出方法）作者曾經將「街頭劇」分爲三類，其中第三類是利用「卡車舞台」，在街頭作輪迴公演之用的。其法是將載貨汽車搭成舞台模樣，上附極簡單的布景，車到一個地方，便將車的邊緣撐放下來，成功一個臨時舞台，戲便在車上開演起來。這種辦法，蘇聯的集體農場中經常使用着，在中國還很少人提倡。然而在今天的宣傳工作中，如果藉用這種方式，一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這是可以斷言的。因此我很希望力量雄厚的劇團，特別是政府的宣傳機關或軍隊中的政治宣傳部，應該盡量採用這種新的輪迴演劇方法。至於劇本方面

，本劇只是活用法的一例。此外有很多簡單的劇本，都可在車上公演。歌詠，雜耍之類，也可與演劇配合起來運用。又：本劇最好在戰區上演，比較合乎情理。又：本劇寫法較為特殊，蓋因動作較多，對話較少，其中又插進了一段『默舞劇』，純為寫作的便利，沒有其他意思。又：本劇如在正規的舞台上演，也很可能。就是，從鼠鬚人上場時起，到宣傳員演說畢為止，也首尾完整，自成段落，可以當成一個新型的獨幕劇看。——未然附記。一九三七年末尾。

有 所 權 版

街頭劇創作集

▼每册實售二角▲

一九三八年一月初版 〇〇〇一—五〇〇〇册
一九三八年三月再版 五〇〇〇—八〇〇〇册

著 者 光 未 然

出 版 者 揚子江出版社

代 售 者 新 知 書 店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十六號
廣州教育路

